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0.02.033

• 专题研究 •

编者按: 随着我军综合大学教育转型的不断深入, 军事基础教育训练在新型初级指挥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and 作用更加凸显, 原有军事基础教学体系与新的人才培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当前, 需要加快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从课程模块构建、教学条件优化、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手段创新等诸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以保证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近年来, 解放军理工大学军事教育训练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眼我军未来军事行动对新型初级指挥人才的素质需求, 对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 借鉴外军军事教育的成功做法, 加强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 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训练实践, 不断丰富和完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内容和实践形式, 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栏以“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研究”为主题择其部分研究论文予以刊发, 以资交流。

(本栏稿件由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军事教育训练系提供)

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金丰年, 张强, 王文龙

(解放军理工大学 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1)

[摘要] 深化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 必须将其构成要素间的关系理顺, 并与初级任职培训课程作为统] 的整体进行分析, 以切实认清差距; 必须在统] 的理念和明确的目标牵引下, 统筹规划, 提高整体效益; 必须坚持宏观指导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着眼新型初级指挥人才需求, 周密进行总体方案设计。

[关键词] 综合大学; 军事基础; 课程体系; 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 E2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0)02-0097-04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在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与新形势下初级指挥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仍有一定差距, 特别是一些关键问题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科学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一、认清差距, 是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前提条件

随着军队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的深入推进,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在教学时数和课程数量上都有明显增加, 但仅具有如此的形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 应切实着眼学员任职需求, 将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构成要素间的关系理顺, 并与初级任职培训课程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虑。深入分析现实与目标间的差距, 是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前提。

(一) 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与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方向不尽一致

当前, 军队综合大学的主要培训任务已由传统的专业

技术人才转向初级指挥人才。如何做到“技”与“指”的高度复合, 是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成败的关键。战争史上, 手持先进武器装备败给武器装备落后于自己的对手, 其战例是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失败者的军事素质缺陷导致了战争结局的失衡。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更加迫切的要求指挥员技术素养与指挥能力相平衡。经过长期的建设, 综合大学普遍拥有非常深厚的专业技术学科底蕴, 但指挥学科的发展相对滞后, 导致“技指复合”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加强指挥学科的建设, 是时代赋予综合大学的重要任务。而课程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中的核心环节。指挥学科的建设, 核心问题必然是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目前, 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虽然经过一些调整, 但仍与综合大学的整体转型方向仍不尽一致。如, 受传统教育思想束缚较重, 仍旧留有较明显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方向的印迹; 军事基础课程种类与数量虽有增加, 但在量上仍需大幅提升, 特别是在质上更需要重点突破, 以带动初级指挥人才培养整体效益的提升。

(二) 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与“分流”阶段的衔接不相吻合

* [收稿日期] 2010-06-02

[作者简介] 金丰年(1966), 男, 江苏无锡人, 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 主要从事岩石非线性流变和抗弹体侵彻等方面研究。

当前,我军初级指挥人才培养分为学历教育和任职培训两个阶段,主要为“4+1”模式,亦称“合训分流”模式,即在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先进行四年的本科学历教育,然后到初级任职教育院校进行一年的岗前培训,再根据所学专业 and 部队需求到兵种部队初级指挥岗位任职。单纯从综合大学或单纯从初级任职培训院校的角度思考,必然是片面和错误的。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初级指挥人才学历教育的着眼点是打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基础,学员军事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任务,主要应在初级任职教育院校完成;另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大学的整体转型目标,是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在整个综合大学转型中必然占据核心地位。这两种观点在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中共存,导致一系列的模糊认识。同时,受我军军事教育体系长期相互割裂,分头运行模式的影响,综合大学与初级任职培训院校间的交流互动并不理想,更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形成众多重复与空白区。而这种重复与空白主要体现在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建设上,层层设课、重复教学的情况比较突出,不仅教员难以把握教学重点,学员也因为反复的“翻烧饼”而缺乏学习兴趣。根据“合训分流”的整体性要求,大力加强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使其成为联接综合大学与初级任职院校间的桥梁与纽带,才能获得最大的人才培养效益。

(三) 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与学员任职能力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

初级指挥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规定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但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与学员任职能力需求结合不紧密的矛盾比较突出,初级任职培训院校与部队在这方面反映均比较强烈,突出表现为毕业学员的艰苦奋斗意识、军事素质与管理能力等与第一任职关系密切的意识和能力不够过硬。比如,毕业学员自我发展愿望强烈,但无私奉献、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毕业学员认为自己是既懂军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指挥人才,能力素质完全能够胜任基层工作。然而,当他们进入初级任职培训院校后,普遍感觉到军事教育训练的强度与综合大学相比明显提高,部分学员“掉队”情况突出。特别是学员被分配至基层任职后,有些学员暴露出奉献意识不强、吃苦精神较差的问题,时常抱怨部队营房“太旧”、装备“落后”、士兵“太憨”、管理“太死”。少数人一心只想通过考研、拉关系跳出基层,进而发展到离兵、怠工,有的甚至违规违纪,还没通过适应期就丧失了发展机会。奉献精神、军事素质和管理能力需要长期的养成训练才能形成。但综合大学的学历教育阶段,是大多数学员迈入军营的第一步,对其后续的成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提高学员的任职能力,如何使教学内容贴近部队、贴近作战和岗位实践的要求,是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 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构成要素缺失和相互掣肘的弊端较突出

近些年,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构成要素不断充实,相互间关系也得到了较为

协调的发展。但构成要素缺失和相互掣肘的情况仍然存在。首先,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理论和部队武器装备均得到飞速发展,要求将最新的应用性军事理论成果引入课堂。而目前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对最新军事理论知识的体现不足,特别是部分军事理论核心课程教学内容相对陈旧;其次,部分军事理论课程内容相互交叉,选修课程设置层次性、系统性不强。如《军事理论概要》与《联合作战基础知识》作为核心课程,其部分内容与《司令部工作》、《中外军事名家谋略艺术》、《建国后局部战争》等选修课程重复;再次,军事基础实践科目训练内容和训练标准与新《陆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有差距,特别是综合大学受训练条件所限,贴近部队贴近实战训练环境营造不够,对于诸军兵种协同动作、复杂电磁环境影响等新情况几乎没有体现;最后,课内教学与课外养成训练机制不配套。实践课程是军事基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但由于没有形成院校与部队双向互动的交流机制,实践课程往往流于形式,效益不高。

二、科学规划,是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基础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是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地位重要,意义重大。因此在顶层设计上,必须在统一的理念和明确的目标牵引下,统筹规划,提高整体效益。

(一) 制定科学的改革规划,必须贯彻精英教育理念

随着军地教育体系的不断融合,军地共育军事人才的步伐将越迈越大。不久的将来,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将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来源,这不仅是我军面对新军事变革的客观选择,也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而军队综合大学作为军队初级指挥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将发挥龙头与核心作用。^[1]因此,必须将精英教育思想深刻体现于军事基础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之中。军委总部已明确指出,军队综合大学应实施精英教育,突出创新型杰出军事人才培养,造就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的骨干人才。在初级指挥人才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素质的培养与锻造,是军队综合大学有别于地方普通高校最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精英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我们认为,根据精英教育理论制定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总体规划,必须兼具“高度”与“素质”的高标准。^[2]学历教育合训任务向综合大学集中后,综合大学主要培养指技复合型指挥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要具有合格工程师的知识积累和科技素养,而且还要具有军队领导者的领导素质和指挥才能。因此,综合大学的精英教育,必须在战斗精神教育、军事理论教育和领导能力培养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更高标准。

(二) 制定科学的改革规划,必须精心设计建设目标

随着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的深入推进,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也进行过一些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目标仍没有明确界定。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大学转型前后在军事基础课程上目标定位的区别问题。目前,人们普遍认识到,综合大学转型后,其军事基础课程在教

学总时数上要有所增加，在深度和广度上要有所拓展。但具体应该增加和拓展到什么程度，目前仍处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的时期；二是综合大学与中级指挥人才培养在军事理论课程上的目标定位区别问题。我军指挥人才培养分为初、中、高三级，综合大学与初级任职培训院校共同完成初级指挥人才培养任务。而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主要由综合大学完成。在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上，必须形成综合大学与中级院校的有机衔接。当前二者在衔接上存在空白与交叉，如当前在初级指挥人才培养上，综合大学与中级指挥院校都提出了战略眼光、联合意识和谋略素养等军事理论教学目标。如何理顺二者的关系，形成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目前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弊端将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三是综合大学与初级任职培训院校在军事技能课程上的目标定位区别问题。一直以来，综合大学军事基础教育训练把军事技能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开设多个科目。而这些科目与后续一年的任职培训绝大多数交叉重复。二者在军事技能培养目标上的侧重点有什么区别呢？目前仍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以上问题的提出，并不是通过只言片语就能轻易回答的，需要在有关统率机构的统一调控下，各级各类院校密切协同才能科学解决。

（三）制定科学的改革规划，必须注重要素间相互关联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具体体现为对其构成要素的改革，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和评估体系等的改革。这些要素往往是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前期的改革过程中，往往对某些方面的要素比较重视，而忽视了其整体性，从而形成了“短板效应”。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着眼全局，在统一思想指导下对课程体系的诸要素进行全面改革，提升整体合力。比如，长期以来，对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成效的评估缺乏有效方法，往往流于形式，容易形成“改革经常搞，年年有进步”的表象。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不仅会造成巨大浪费，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军事基础教育训练质量和效益。

三、方案设计，是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

近几年，我们以军委总部关于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法规政策为指导，以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为牵引，以培养具有扎实的军事基础素质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初级指挥人才为目标，树立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全面贯彻精英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方案设计工作，并按新方案更新完善了军事基础教学训练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初步架构了新型军事基础素质培养平台。

（一）坚持宏观指导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方案设计的基本原则

军委总部关于综合大学转型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宏观上为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论证，制定了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是基础性原则。即夯实学员军事素质基础，为满足

其任职培训和第一任职需求奠定基础。综合大学军事基础教育训练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极大提高。同时，综合大学军事基础教育训练主要是打牢学员的军事基础素质，为后续任职培训预留良好的接口。在制定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时，就必须考虑这样的定位，掌握好“度”。因此，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将总部的指导性纲领与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对原课程设置进行了一定调整。比如，总部文件规定军事基础理论核心课《军事理论概要》为20学时。但随着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该课程教学内容不断增多，与教学时数少的矛盾突出。我们通过分析论证，将该课程教学时数改为48课时。同时，为了给学员在任职培训期间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我们重新整合优化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并将课程名称改为《军事理论基础》。

二是系统性原则。即围绕学员军事素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成体系，教学内容相对完整成系统，并和初级任职培训院校实现有机链接。近年来，我校加强了与初级任职培训学校的合作与交流，除了自发的走访外，2009年6月，在总部机关协调下，我校与通信指挥学院、重庆通信学院、西安通信学院、沈阳炮兵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西安陆军学院、南昌陆军学院、昆明陆军学院等九所任职培训院校在南京召开了训练部长联席会议，对“合训分流”模式下军事基础课程改革进行了交流，并将部分交流意见体现在改革方案中。如在选修课程设置上，依据课程内容关联程度，进行重大调整。

三是同步发展原则。即根据部队训练与军队建设需求同步更新教学内容。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军队建设与部队训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相比，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发展明显滞后。在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与部队现实情况紧密结合。除了对课程内容进行充实完善外，我们重点对讲座课进行了改革，即实现动态滚动式发展：定期向学员发布最新部队形势列表，广泛征求意见，依据学员需求确定讲座内容，开设系列讲座。同时，讲座的内容更加广泛，可涉及军事理论前沿、军事装备、军事高技术、军事热点等领域。

四是循序渐进原则。即课程设置应符合学员认知过程和军事教育训练循序渐进的规律。在学员四年学历教育阶段，军事教育训练实施全程跟进，并在不同学年体现不同侧重点。为此，我们提出军事教育训练“四环一线”的发展路径，不仅在教学评价中得到了总部机关的好评，而且在教学实施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比如，我们在第八学期的学员中有针对性的挑选出部分学员，以小班化教学方式开设拓展课程，目的是使这部分学员在前期理论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开设《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分析》、《信息化条件下陆军的新使命》等课程，使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成为军事理论修养的“拔尖”人才。

（二）依据新型初级指挥人才培养目标，重新梳理课程体系结构

近年来，随着综合大学整体转型建设的不断推进，对于新型初级指挥人才培养目标基本已达成共识，即“联合作战意识”、“军事信息素质”、“战斗精神文化”和“综合

创新能力”等。我们在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中,通过周密论证,力求全面反映人才培养目标的本质要求,以此确保课程体系改革始终处在正确的轨道上。

一是符合“联合作战意识”目标。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将是交战双方以体系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联合作战。这种作战形态的深刻变革,使具有强烈的联合作战意识,成为新型初级指挥人才素质的首要标志。但受传统作战观念与现行体制的束缚,“小兵种”的观念在各级指挥员中仍占有较大的市场,“大联合”的意识尚未能完全在全军统一和规范。为使“联合”的观念真正渗透到部队的每个角落,就必须从学历教育阶段的学员抓起。因为此时的学员很少受传统观念束缚,可塑性强,将进入部队的各个领域,最终成为领导和指挥部队建设的精英。而承担“分流”任务的任职培训院校一般是以某一兵种为主体建设而成的,兵种指向性很强,主要致力于生长学员的第一任职能力培养,联合作战意识的培养是其天然的短板。而综合大学军兵种范围涵盖较广,为培养学员强烈的联合作战意识创设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时,特别突出了“联合作战意识”与“联合作战能力”的区别。联合作战能力建立在联合作战意识的基础之上,不但需要中、高级任职培训不断提升,而且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实践磨练才能成形。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不应过多提及联合作战能力培养,而是强调联合作战意识的形成。

二是反映“军事信息素质”目标。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较量最终将表现为双方军事信息素质的较量。学历教育阶段的学员,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强,对于纷繁复杂、更新迅速的军事信息知识能够很好地掌握,是培养以军事信息素质为主要内涵的“技指合一”能力的最佳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军事信息素质既不同于“信息素质”,也不同于“军事素质”,而是在二者的交叉重叠区衍生的新事物。将军事信息素质作为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的主要指向,是新型军事指挥人才培养规律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综合大学具有深厚的理工学科底蕴,特别是在信息学科领域更是在军内甚至国内独树一帜,在培养学员信息素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任职教育院校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在培养学员军事素质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将军事信息素质作为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的主要指向,在综合大学的优势与任职教育院校的特色间起到桥梁与纽带作用,能够将二者紧密衔接起来,形成一个初级指挥人才的院校培养有机整体。因此,“技指合一”的要求理应在军事基础教育训练领域体现得最为强烈和迫切。在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军事信息素质培养为主线,广泛利用综合大学各种资源,力图整合现有课程,形成具有综合大学特色的军事信息学科体系。

三是体现“战斗精神文化”目标。具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任何一名合格军人必备的基本品质。但对于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而言,更有其独特的内涵,即重在军事文化领域锤炼学员的战斗精神。正如许其亮同志在第五次综合大学建设与改革研讨会上指出:“培育学员的战斗精神,综合大学必须成为引领先进军事文化的

先锋,形成鲜明的军事文化特色,对学员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并通过学员毕业与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辐射和影响到部队。”^[3]通过“鲜明的军事文化特色”塑造学员的战斗精神,规定了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的基本指向。相比传统综合大学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更需要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中迸发强烈的进取意识和昂扬的战斗精神;相比任职培训院校,综合大学军事教育训练在形成“军事文化特色”上已探索出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成果,如以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理论为核心,古今中外经典军事理论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以及军事共同技能与体能教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四年本科学历教育阶段是学员心理与智力成熟的关键时期,此时向其系统传授上述课程,将对战斗精神的培育产生潜移默化和更加深远的影响。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对学员战斗精神的培育,突出表现为“文化”建设上,这种效果是短期任职培训难以达到的。为此,我们除加大军事共同与军事体能训练强度外,还将在课程改革方案中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外军事名家的谋略艺术》、《野外训练》等新内容,以全面深入地培养学员的战斗精神文化。

四是立足“综合创新能力”目标。对学员联合作战意识、军事信息素质和战斗精神文化的培养,最终应落脚于形成学员的综合创新能力。综合创新能力统领着上述其他三方面的目标,使其形成统一的整体。相对任职培训院校而言,综合大学具有理、工、军、管、文等学科竞相发展的综合化学科环境。“综合”是综合大学最鲜明的办学特色,也是培养学员综合创新能力的特有优势。^[4]作为综合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必须把对学员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到“综合”这个宏观环境中。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于清吉副部长在第五次综合大学建设与改革研讨活动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加强跨学院、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合作交流,是综合大学发挥综合办学优势、形成整体合力的最有效方式。”^[5]但目前,综合大学的各专业学院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军事教育训练的功能,“小而全”的办学模式仍没有完全改变。另一方面,综合大学军事教育训练与其他专业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仍十分有限,其特有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因此,在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设计中,我们力求将现有军事指挥类课程进行优化重组,避免相互间的交叉与重复,并以整体合力重点突破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难点。

[参考文献]

- [1] 阳仁宇.对目前综合大学发展的几点思考[J].军事,2007,(12):26.
- [2] 张建军.综合大学实施精英教育的基本考虑[J].军事,2009(10):8.
- [3] 许其亮副总参谋长在第五次综合大学建设与改革研讨活动上的讲话摘要[J].军事,2007,(2):3.
- [4] 王正德.充分发挥综合大学优势从源头上打牢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素质基础[J].军事,2007,(5):21.
- [5] 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于清吉副部长在第五次综合大学建设与改革研讨活动结束时的讲话(摘要)[J].军事,2007,(2):8.

(责任编辑:卢绍华)